

毕业季

钟南山院士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020 本科生毕业典礼做主题演讲
为世界留下有价值的东西

今天的毕业典礼召开于人类所处的非常特殊的时代。在过去的4个多月里，全球面临着一场和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斗争。这是我们人生中罕见的经历。我自己一直在思考，这么大的防控战斗，实际上对人生提出了重要问题，即一个人应如何对待突如其来的重大灾害，我们人生的意义何在。

关联
阅读
全文
扫一扫

“小我”和“大我”

疫情席卷全球，每个人、每个家庭牵涉其中。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小我和大我的关系。国家的安全、世界的安全是“大我”，是大家安居乐业最重要的前提，而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人，就是“小我”。你要怎样通过自己的力量来为这个世界、这个“大我”的安全、安定做出一些贡献呢？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

数月以来，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

Lockdown（封城）的限制，这对个人来说是个约束。但是，民众想要自由的生活状态，想要比较开放的生活空间。这就包含了“小我和大我”的问题。目前，在中国内地以及香港地区，患病人数及死亡人数，在世界上，特别在大国中是最少的，来之不易，真正体现了中国人民在生活中以“大我”为重。

我想，这个“小我和大我”不仅体现在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上，也体现在个

人与世界的关系。我们应站在全人类的角度，具备国际主义精神，爱护人类、敬爱生命。我希望同学们毕业以后，一直保有这样的态度。同时，“小我和大我”的理念亦不止对世界如此，对自然界也是如此。最近几个月以来，由于人类活动的减少，环境污染减少了，天空晴朗了，很多不常见的野生动物也出来了，森林的覆盖面也广了，绿化也好了，整个自然界更加和谐了。

“奉献”和“索取”

社会在进步，国家在发展，物质文明在不断进步，我们每个人都都希望能够获得比较好的待遇、比较好的生活、比较好的环境和住所。但是，我们首先要明白，如果想获得这些，就必须对社会作出一定的奉献。这是我们一定要思考的问题。

只有当我们的奉献使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稳定、物质更加丰富的时候，我们才会有更多的回报。

这次的武汉疫情比较严重，由于医

疗物资的紧缺、医生的病倒以及病房的缺乏，武汉地区发生的病毒感染不断增加。在这个危急时刻，全国很多医护人员报名支援武汉，共计42000多名亲赴武汉参与救援，还帮助建立了方舱医院，将染病的人和其他人分开，从上游上根本杜绝了人传人的趋势，才使得武汉疫情在短短一个多月内就得控制。

目前，武汉的疫情控制在非常稳定的状态。而武汉疫情得到了控制，全国疫情也就得到了控制。我坚信，这些援

鄂医疗队的医务人员首先想到的绝不是索取，而是奉献。我们的回报就是赢得了社会的尊重，抢救了患者，挽救了生命，获得了信任。这就是最大的回报。

我的父亲是一名儿科教授，在我小时候，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只要他能为这个世界留下一点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他就算没有白活。如今，我才对这句话有了深刻的体会。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已有60年，我和我的团队依然在积极进取、努力创新。

医教观点

医学教育是爱的教育

▲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陈春花

从普遍的生活意义上理解医学教育，我认为医学教育至少具有5个方面的功能为其它学科无法替代。

首先，**医学教育应是社会教育**。医学教育所要承担的职责、功能比任何学科都要大。这次新冠疫情，大家普遍措手不及和无法应对，与缺乏免疫健康的基本常识有很大的关系。拥有知识、拥有思考、拥有教育的训练，可以给我们带来内在的定力，可以用已知去理解未知。所以，医学教育和社会密不可分。

同时，**医学教育应是终身教育**。一次脑科学老院士的课，让我理解，人脑的智能本身非常强大，它可以在人类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累积自己，去面对环境的巨大变化。如果我们在医学的终身教育中，持续地认知自身，对人类的每个个体将会有巨大的帮助。

另外，**医学教育还是安全教育**。它对于公共卫生与安全具有巨大的支撑作用。**医学教育更是素质教育**。在整个医学的贯穿过程中，医学教育都是对生命本身的敬畏，同时又是一种呵护。如果你懂得对生命的敬畏和呵护，你就能理解什么叫做真正的爱。因此，**医学教育还是爱的教育**。

住培故事

“好手艺”需反复锤炼

▲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医医院皮肤科 2019 级规培医生 李正蝶

从学校毕业后，我来到楚雄州中医医院进行规培。轮转了几个科室，这次是皮肤科，与我对皮肤科想象中的美好景象截然不同。总有看不完的门诊患者，一个接一个！虽然老师们很照顾我们，总是让我们先走，但学生怎么能留下老师独自奋战呢？

跟师不仅能学到“新技能”，还能在老师的严格指导和把关下学着接诊患者，望闻问切！每次接诊到前来复诊的患者，看到他们的治疗效果甚佳，我就分外拥有成就感，也更感受到自己身上的责任，一定要继续勤学苦练，提高自己，更好地医治患者。

我最佩服的，就是老师们的那一身“好手艺”，无论是切痣还是切皮肤肿瘤，无论面积大小，他们都完成得格外“漂亮”！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而想掌握这一身“好手艺”，还须反复锤炼，总结经验，继续前行！于是，当教学秘书通知我们晚上下班后进行皮肤外科缝合技术培训，我既紧张又兴奋，终于可以拜

师学艺啦！一进教室，看到老师们准备的各种道具，猪皮、猪蹄、橙子，还有一只肥壮的鸡……带教的彭国芝老师和张道君老师给我们详细讲解皮肤外科的基本原则和技术，从手术包的准备、穿脱手套的正确示范，到邻近皮瓣、风筝皮瓣、斧型皮瓣的演示，全面而详尽。我们还亲身体验了切开缝合的操作。3个小时后，看着大家不那么漂亮的“针线作品”，方才感悟到，如果想达到老师们那样细致精巧、“踏血无痕”的高超水准，还需不懈努力和勤加练习。

不管学医之路多么艰辛和漫长，我们始终相信，有付出，就有收获。从初诊患者到独立接诊，从临床为主到临床与科研相结合，是量的积累，也是质的蜕变。成功的道路不止一条，可是每一条路都需要披荆斩棘，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踏踏实实走过，就都算数！



皮肤外科缝合技术培训现场

教史钩沉

怀念阜外的“老师们”

▲ 杨进刚 陈惠



陈可冀院士与吴英恺院士（中）、吴孟超院士（右）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大会上（1993年）

“阜外就像我的第二母校，使我在现代心血管病学知识水平上有较大的长进，且在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防治研究方面有了一定的拓展。”每每想起那些曾经教过他的阜外的“老师们”，陈可冀院士都感到甚是感恩与温暖。

“吴英恺教授喜欢出门带照相机。有一次，在南京玄武湖，他拿着自己的相机给大家拍照。那时，我就是一个小大夫，总觉得他们很高大，但他们对我们小辈却很随和。有一次，吴英恺教授向我提起他曾经离开阜外医院的前前后后，难过地掉下了眼泪。他和我们这些年轻医生真的是完全没有隔阂。”

“1978年，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在山西太原成立，吴英恺院士是会长，我被选任常委兼秘书。那时，他对晚辈也很爱护和信任。黄宛教授看着很严肃，但在查房之余聊天，会讲到自己喜欢看京剧，讲到 he 刚到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在餐馆吃饭，想听清楚邻桌美国人的细语很是吃力，直到一年以后，英语听力才有进步。而这些生活小细节，我们都很爱听。方圻教授更是随和，他每次见我，都叫“可冀”，到现在90多岁了也还是这样，很亲切。他写信要我关照一些患者的治疗，亲自来主持我的研究生答辩会。陈在嘉教授查房非常严谨，对中西医结合非常支持，与名中医郭士魁合作堪称典范。她几十年如一日的认真细致，令我很钦佩。刘力生教授很有才华，她与我的老伴陈维养同期系统地学习中医，她们在同一个党小组，当年还曾在我那局促的小家里开过党小组会。陶寿淇教授为了观察去甲乌药碱对心律失常的影响，在心电示波屏前坚持观察半小时或1小时，严谨而绝无一丝丝浮躁，甚为可贵。之后，这项工作荣获卫生部甲级成果奖。”

至今，陈可冀院士仍然记得，1991年，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友谊宾馆开会，刚刚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的他第一次参加会议，与吴英恺院士在会议室门口迎面碰着。吴英恺院士拉着他的手说：“可冀，过五关斩六将啊！”这给了陈可冀很大的激励。这句话让陈可冀倍加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荣誉，也激励着他在中西医结合领域不懈努力，破浪前行。

摘自《不忘初心》下册——《陈可冀：阜外带我走上中西医结合之路》